



## 1

这故事是从一只玉蝉开始的。这块玉是青白玉，青若翡翠，白如羊脂。郁风深爱这只玉蝉，视作生命，朝晚把玩个不停，轻易不示人。那玉的成色极好，他第一眼看到，便觉得骨血都仿佛被它吸去，自然喜欢的紧，把玉放在一个红木盒中央，日日看，夜夜看，百看不厌。那玉仿佛有生命般的，雕刻成蝉的形状，惟妙惟肖。它像中了邪下了蛊吃了迷药一般的吸引人。透亮翠绿，却一望不到底。莹洁白净，使人想到蓝天上的白云与雪山的雪莲花。

蝉，也叫知了。在演化变为成虫之前生活在泥土之中，等脱壳变成蝉后，飞到树上，饮露鸣唱，可谓出污泥而不染。《史记》说，蝉蜕于浊秽，以浮游尘埃之外。这句话是说，蝉在蜕变之前生活在污泥浊水中，化为蝉后，居高枝，饮清露了。蝉餐风饮露，从不食人间烟火，也不侵犯其他虫类。

蝉在古生代晚期距今两亿年前就已出现于世。从季候学上讲，它是夏令的代表，甲骨文的夏字，就是个蝉形。蝉在地下要经过五六年，有的长达17年才变成虫，从地下钻出，爬上树，脱壳，亦称“羽化”，然后展翅高飞。雄蝉腹部有发声器能鸣叫，雌蝉不鸣。世界上最大的蝉是帝王蝉，身长达13厘米，最小的叫朱儒蝉仅有1厘米。大洋洲的昔蝉不会叫，它是世界上仅存的原始蝉类的活化石。晋代文人陆云在其《寒蝉赋》中称蝉有五德：“夫头上有缕，则



其文也；含气饮露，则其清也；黍稷不食，则其廉也；处不巢居，则其俭也；应候守节，则其信也。”早在陆云之前，曹植的诗中也有类似的表述。

早在几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就已有蝉形饰品出现了，玉蝉也大约那个时候诞生的。就其用途来讲，玉蝉有三种类型：一种为佩蝉，佩带身上装饰和避邪；一种为冠蝉，缀于帽子上作饰物；魏晋以前，帝王近臣侍中等官员头上的“蝉冠”，有蝉形文饰，表示身份的高贵。历代文士亦有喜戴蝉形玉佩习俗，有高洁、清廉的寓意。还有一种为含蝉，是专放置死者口中的随葬品。在死者入葬前，为其口内放一玉蝉，称为含蝉或玉含，是祝愿死者不朽或转世再生。它们的区别是：蝉的头部有对钻成“V”形象鼻孔的为佩蝉；蝉的腹部两侧打成通孔的为冠蝉；而蝉体无孔的通常为含蝉。人们认为蝉在秋凉之时从树上钻入土中，等春暖花开之时，再从土中钻出爬上树，能够周而复始，生生不息，因此死者口含玉蝉寓意为由蝉引路而获得重生。

郁风在痴痴地想，眼前这只玉蝉，是一个温暖的梦境，或许是王宫里一位王妃的。她是投水而尽的，王怀疑她与一位进宫的将军私通，意欲杀掉她与那位将军。她绝望了，也许在水之涓，那一掬清水能洗去她尘世的疲倦与忧伤，还有那沧桑的烟尘。在碧水的映照下，她的眸子清亮，能映出他的影子，最后一刻把负心人的模样牢牢记住，生生世世不忘。一滴泪水从她的眼中流出，滑落，渐渐地泛红，成了鲜血。随之瞳孔逐渐扩散，她终于含冤而去。

彼时那玉蝉成了王妃的一块葬玉，王亲手放在她的口中用来压舌，然后将她深埋入后宫花园的黄土地下。那一块玉蝉在她下葬之时放入口中压住舌头，以防冤死的她魂灵作祟。日久天长，毛发容颜都将消失殆尽，只有那一丝暗红色的血不离不散，牢牢镌刻入玉蝉深处。也许，那一抹怨恨超越生死都不会再消散。恨是爱的变奏，是一种深刻的眷恋。她爱到极致，才会如此恨。恨王为什么那么不信任她，无端的猜忌她，抛弃山盟海誓不顾，这一刻，留她一人永远长眠漆黑地底。她意欲拽他一同跌入地狱才可心安，亲眼看到他的魂魄离开尘世才可微笑。

玉早已穿越了生死，曾经在那么长的时间内，在庞大的地下王陵中，王妃在腐烂，木头在腐烂，铜和铁在生锈，但玉没有什么变化，它一如当初。如果那黑暗是阒寂的，玉就是灯火；如果那黑暗是污秽的，玉就是莲花；如果黑暗中真的存在着一种动荡不息的生活，那么，玉的宁静从来就没有改变过。那么深的黑暗曾吞没了一切，周围的东西都死掉了，只有玉还活着。玉与蝉融为一体，一只蝉寄居在玉里，或者反过来，一片玉寄居在蝉里。玉带来深山的绝响，蝉带来世间的喧嚣。他所努力追寻的，一直藏在时光深处，藏在他目力所不及

的玉的心里。

郁风又在看那玉蝉，忽然，他果然发现在它肚腹的中央，不容易被发觉的，突兀的有一丝红。不对，是漆黑中嵌红，只有一丝。不知是什么，悄悄地盘踞在中央，陷进了玉的深处。他翻来覆去地看，也不知是什么。他拿来清水与白酒，反复地擦，却怎么也擦拭不去，看来不是脏痕迹。

那一丝黑红，带着妖媚气息。他再仔细看，那丝黑红像有根，一丝一丝，盘踞了玉蝉的腹部，整个腹部都成了黑红状的网，多么鬼魅，多么诡异，他后背都冒出了凉气。那一丝仍然在不动声色地成长，蔓延，由腹部，慢慢地延伸到背部，到翅膀，到头顶。终于到达眼睛，那眼睛中滴出鲜红的血来。

郁风大叫一声，霎时，眼圈发黑，面色发青。这时，窗外响起了一声惊天动地的炸雷，他被惊醒了，吓得冷汗涔涔。很怪的，冬天也会打雷。接着，是袭来暴风雨，院子里的绿树青藤、野草幽篁全被浸淫在雨水里。梦醒来了，郁风依然心有余悸，那玉蝉上的那一抹黑红色，此后，成了他的一个梦魇。

有一日他竟然吐血了。他吃不下睡不着，对周围的一切都不耐烦，就像是被鬼缠身了，人神经兮兮，脾气也日渐粗暴。那玉，无论如何也扔不下，越发脱不了身，几乎病态的日日带在身旁，神经质的握在手心。他身子越来越瘦，生命中一丝一丝的气息似乎被它慢慢地吸收了。那诡异的黑红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就会极魅惑地点上一盏小灯，在昏暗的隧道里闪烁闪烁，明明灭灭，形同鬼火。

## 2

在水之湄，在东白湖畔，有一座临水的九层高的红阁楼，有位佳人在楼上抚琴。阁楼下面的另一侧，是一个小小的藏于林子间的花园，花木扶疏。暮春时节，初夏将至，眼看一年好时光接近了尾声，所有的花都不顾一切开到最绚烂，仿佛要用自己所有力气，来拼将这一场尘世繁华。夏小蝉走过花园，一袭清香就一路绵延而去。夏小蝉走向阁楼，随后，她开始抚琴。林子里的阳光有些暖意，风吹过，飘来幽幽的琴声，也飘来淡淡的香气。夏小蝉并没有满脸的桃花，而是恬静的像一块玉，一袭青衣的她，宛如浮世尘嚣中一枝暗香浮动的寒梅。

那天，是夏小蝉十六岁的生日，作为豆蔻年华的二八佳人，她一个人身着红衣在红阁楼上弹琴，弹了一曲《凤求凰》，又弹了一曲《高山流水》。之后，琴声戛然而止，随之，阁楼上又传来一声幽然喟叹。初夏的阳光慵懒的倾泻，



阁楼里满是明丽温暖的亮色，她蜷缩在临湖的栏杆上，贪婪地呼吸着东白湖湖面上吹来的新鲜空气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阁楼下的湖面上传来了凄惨的呼救声。原来，小米持着一根青竹枝爬到池塘边的一棵柳树上去捉知了，冷不防那枯枝受不了重压断裂了，眼看她就要坠落进湖水中，她居然抓住了几缕随风飘荡的杨柳枝条，凌空飘荡，宛若那个追风筝的少年放飞的蝴蝶风筝。

在湖畔的不远处，小麦挂着一张冷若冰霜的脸。应当说，她的脸还是娇嫩的，但她的眼神却超越了她这个年龄，是出乎意料的冷漠。她的嘴角，有一丝幸灾乐祸的冷笑，其实，她早已经看到了那一根枯枝，于是，她极力怂恿天真无邪的小米上树去捉知了。那知了是绿色的，并不是那种墨绿色的墨知了，而是淡青色的蝉儿。从小米来到老柳树底下，到她爬上柳树，到她攀附绿色的柳枝条，小麦的嘴角，她的眼角眉梢，一直挂着冰一样的笑容，或浅或深。

小麦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愉悦，如果小米这个时候顺理成章地掉进湖水中，甚至于成为鱼虾们的美餐，她一定会心旷神怡，心花怒放的。对她来说，如果小米死了，她就少了一个嫉妒的对象，也就少了一个竞争对手，人生在起跑线上，就少了一块绊脚石，何乐而不为呢。

此时此刻，在湖畔芳菲的林子里，夏小蝉已走下阁楼，换成了素衣白衫，正在荡秋千。她的秋千挂在两棵海棠树之间，那两棵海棠树根植在两边的青岩之上，由数根开满紫花的藤萝连接而成。她躺在这紫藤萝结成的缀满紫藤花的秋千上，悠然自得，但貌合神离，看似天真快活中，掩饰不住眉宇间的落寞与忧伤。

听到了呼救声，夏小蝉跑过去，见小米挂在柳枝上，不知什么时候，柳树下已站着一个英俊儒雅的男人，他身材颀长，伸手就将头顶上十二三岁的小姑娘小米抱了下来。小米在他的怀里花枝乱颤，待他将她放在地上，她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他，他朝她笑了笑，她脸色霎时绯红，更不好意思了。站在不远处的夏小蝉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，悄然无声地离开了，径直回到了红阁楼上。许多事在冥冥之中都有定数，就在夏小蝉转身离去时，郁风看到了她的背影，他的目光就被她的倩影牵去了，他痴痴地凝望着她离去，为她那倾城倾国的美倾倒了。他是旷世名主，她是绝代佳人，不知道他们相逢是劫还是缘，但他们真真切切地相遇了。

小麦忽然发起疯来，她从地上捡起那根青竹竿，没来由地朝身旁的柳树与海棠树一阵猛打，那些树枝上的绿叶，还有海棠花，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。小麦这下子成了一只刺猬，眼睛发红，毛发倒竖，浑身上下锋芒毕露，眼睑如弓

上之弦，目光如弦上之箭。仿佛是什么东西刺激了她的内心深处的什么痛处，她着实被激怒了，暴跳如雷，歇斯底里地吼叫起来，她发出的尖利的高分贝的噪音，闪电一般，刺破了碧蓝的天穹。她一边高叫，一边猛打，谁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做。

直到红阁楼上再次传来悠扬的琴声，小麦才停止了疯狂的乱打。夏小蝉在高高的红阁楼上，这一次弹奏与以往不同，琴声不是往日的恬静幽美，带点淡淡的压抑，郁闷，忧伤与惆怅，而是缠绵悱恻，是欲说还休，是野藤纠葛，是乱云飞渡，是繁花似锦，是落叶缤纷，是剪不断，理还乱。听得出来，夏小蝉的心境很乱，很烦，显然，是郁风这个不速之客扰乱了她的心绪，打破了她心湖的平静。

郁风一动不动地站在林子里，成了一棵树，他已分不清那琴声是从哪儿来的，就像他不知道风在朝那个方向吹，阳光从哪片天空倾泻下来。他一阵晕眩，晕头转向。他只觉得那琴声似乎是冲着他来的，就像子弹朝他射来，刀箭朝他飞来，他的心在一霎时中弹了，中箭了。他觉得树枝树叶间有风在不停地絮语，忽然，他脚下生风似的跑了起来，觉得有一阵风在推着他前行，身边的树木朝身后漂去，脚下的大地浮了起来，他发疯一般地朝红阁楼跑去。

小米与小麦跑得比郁风还快，她们组成了铜墙铁壁，挡在楼梯口，不让他上去。他感到很奇怪，问她们为什么不让他上去，小米正要开口，小麦抢先一步，大声道，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啰里啰唆，不要你上去就不要上去呗，问那么多做什么！小米因为郁风将她从柳树上救下来，不告诉他原因似乎过意不去，就幽幽地说，不是我们不让你上去，是因为上面有规定，这红阁楼只有小姐一个人能上去，其他人一律不能去的，就算是我们贴身丫环也经小姐许可也不能随便去的。

郁风望了一眼红阁楼，幽幽地道，什么神秘兮兮的地方，你家小姐去得，我们就去不得？他冷不防就往上冲，背后传来了一声阴阳怪气的声音，哪家野小子，吃了豹子胆，跑到这红阁楼来撒野？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影子，什么东西！郁风回过头去，只见一张阴霾密布的脸，阴郁的目光宛若钉子一样钉在他的脸上，他打了个冷战，不禁毛骨悚然。

站在郁风面前的是女管家张姑婆，她年过四十，还是个老处女。她的脸上有一道被火烫伤的疤痕。她的脾气有些古怪，乖戾。她的目光中透着一种毒，她的心是空的，唯一充盈其间的是毒气。他不敢造次了，悻悻然从楼梯上退了下来，离开了红阁楼。他步出小院时，回头深深地看了一眼高处不胜寒的红阁楼。



### 3

大霜天寒风刺骨，红阁楼的楼梯上加了一把大锁。说来这红阁楼也不只是一个阁楼，它位于川藏边界，在深山密林里，是一组红色的建筑群，规模还挺大的。它有九层楼阁，远看像孤独的城堡，高耸入云。如果在最底层的朱漆大门上上了锁，就像是关紧了城门，除非是有翅膀的鸟，高天上的流云，否则，是插翅难飞进去的。

张姑婆坐在阁楼前空旷的草地上，坐在黑暗中，她的背后是无边的黑暗，心中也是无边的黑暗，阳光照不到她的阴暗角落，风过花动的美景也进不了她的视野。她的心中盘桓着一条毒蛇，不时地吐着血红的蛇信子，喷出雾状的毒液，她每一次都想咬人，可最先咬伤的总是她自己。她每时每刻都想咬人，只有在咬人中才能获得某种快感，她不停地咬别人，咬自己，不咬人似乎一刻钟也难熬，这样她便常常有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，像是疯掉了一样。

张姑婆本来是让小麦来看守这大门的，大锁的钥匙挂在她自己的腰上，想来让小麦守着是不会出事的，再说，小麦何许人也？对她忠诚得像一只小狗，是非常忠于职守的！可是，这个夏天她像是吃错了药，本来就神经质的她变本加厉，动不动就对小米、对宅院里的小猫小狗、花草树木大发雷霆，把一切比她弱小的都当作了出气筒。她尤其是与那些花树过不去，一天到晚拿根竹竿满院子里跑，见桃花打桃花，见海棠花打海棠花，没花打就打叶子，打树枝，花叶打光了，就跑到水塘边，打水里的游鱼、浮萍、水藻与睡莲，仿佛它们都跟她前世有仇今生有恨似的。她闹了一个夏天，把张姑婆的情绪与信任也闹没了，她不再相信小麦，也就不再派她来看门了。

张姑婆鬼眼一眨，又想出了一条毒计。她与小麦一起，将红阁楼底层入口的扶梯抽空了，然后，她们躲藏在阴暗角落里幸灾乐祸地等待看好戏。夏家大宅院的大门及小院的门都敞开着，郁风照例来到了玲珑小院内，张姑婆隐在暗处横着眼睛看着他，眼中放射着绿色的电光，尽是恶狠狠的阴毒，这是一个恶狗型的妇人，丝毫也不会掩饰内心的恶毒。

郁风来到了红阁楼下，见朱漆大门居然敞开着，喜出望外，不顾三七二十一就往楼梯上冲，不料，一脚踩空，整个人倒栽葱似的从楼梯上坠落下来，摔成了重伤，昏迷过去了。张姑婆她们从树荫里窜出来，对着郁风哈哈大笑，然后，重新将朱漆大门关上，扬长而去。

待张姑婆她们走远了，小米怯生生地从一片幽篁里钻出来，小姑娘朝四周探望了一阵子，才来到郁风身边。她舀来清水，为他洗去脸上的血污，又将水喂入他的嘴巴里，他醒来了，茫然地望着她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他忽然感到

一阵剧痛，挣扎着想站起来，试了几次都失败了。他躺在地上，她又移不动他瘦长的身子，只得去给他找一些吃的来。待她回来时，他已不见了，只有一条血污的痕迹，朝院子外面透迤而去。她跑到院子门口，又见那条血痕消失在密林深处，她跑到林子里，就再也见不到任何形迹了。

郁风回到了自己的处所，处于松啸湾的笔峰书院里。他是这里的私塾先生，把这一片幽静的林间书院视作梦境，看作天堂。这里唯一的天籁是林泉之声，如果在夏日里，还有那些聊解寂寞的蝉鸣声。现在是深秋初冬季节，蝉声已经灭寂，已近枯水季节，流泉之声也几乎听不见了，山湾之中鸟不鸣，虫不叫，死一般的沉寂。

郁风本来就是个独来独往的怪人，闲云野鹤，少与红尘俗人来往，现在，他更不想走出这松啸湾了。他开始颓废，忧郁，整天闭门不出，不见外人，不刮胡子。本来就有点瘦，蓄了胡子，更显得憔悴、沧桑。好在这山湾之中，有不少大树，还有一大片竹林，将他与外面的世界隔绝了开来，倒也给了他修身养性的好地方，他在这里为自己疗伤。

笔峰书院院子里的昙花开了，飘来缕缕幽香，天空蓝得像玻璃，有流星滑落遥远的天际。夏家大宅院里有人在燃放烟火，那一霎的美丽，稍纵即逝。也许是冥冥之中一切都有定数。人生如梦，求的正是安然淡定。

他想到了在那夏家大宅院里，在那高高的红阁楼上，那位豆蔻年华的抚琴少女夏小蝉。在他的遐思中，她头发蓬松，常年生活在九层阁楼之上，像女王一般，几乎没有人知道，这红阁楼上住着一个一笑倾城再笑倾国的绝代佳人。她秀颀挺拔的身子，细嫩柔长的脖颈，像挺着一枝清馨的菊花，风姿绰约，卓尔不群。她瘦弱，华美，高贵，是男人的迷魂药。她无论走到哪里，都是男人的方向。可她的目光老是放在天空上，对周边的世界，她总是冷眼向洋，素面朝天。想来她也会笑，她的笑中定然有着幻灭的忧伤和虚无。后来，郁风几乎天天来红阁楼下面，痴痴地等待他的心上人，可都是镜花水月，徒手而回。

那个在最高层抚琴的少女，就是他的梦中情人、生命中的恋人，而现在，她正在比武招亲，绣球抛向谁她就嫁给谁，看来，她就要成为别人的新娘了。

可是，郁风做梦也不会想到，就在那天他离开戏台，离开那玲珑小院，出了夏家大宅院后，一个青春靓丽的戏子被请上了红阁楼演戏，一个披着斗笠的青衣女子，淡淡的青雾中，也纵身上了红阁楼。随后，又一个黑色的影子飞檐走壁，那个戴着黑面纱的女子闪进了红阁楼。被红蔷薇包围着的红阁楼，依然什么也没有改变，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。

那几个倩女丽影会是谁呢？她们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到这夏家大宅院里来做



什么？说来这夏家大宅院也有点儿像是狐仙鬼怪出没的聊斋之地，院落里除了大片的蔷薇花，成片的绿树幽篁与荒草萋萋，包围着那些假山，亭台楼阁，偶尔见张姑婆她们像幽灵一样地飘来飘去，也不见有人居住，这深山老林里的深宅大院，究竟是人住的还是鬼住的？这孤高孤美的九层红阁楼，琼楼玉宇，金碧辉煌，里面除了那个抚琴的红衣少女，还住着别的人吗？这神秘兮兮的地方，藏有什么天大的秘密吗？

#### 4

青衣女子白玉凤与另一个女子顾正秋华丽地登场。

白玉凤行走在沿江的阡陌上，陌上花开，蜂喧蝶舞，江畔芦苇阵阵，芦花如雪，她是为寻找苏小舟而来的。她穿过阡陌田野，隐入林子里，她坚信他就在这个山林之中。因为她看到了白蔷薇的笑靥，闻到了白蔷薇的清香。她一路上追着这白蔷薇的倩姿与香味而行，这白蔷薇是他们之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信物，是他们前世的约定，无论他走到哪里，这白蔷薇就会开到哪里。

河岸上立着一个女子，河水中倒映着她的影子。白玉凤临水而立，一袭碎花白青衣，臂弯里挽着的是一个青布包裹。河面上氤氲着淡淡的雾气，阳光在一泓微澜里裂成金色的碎片。风撩起她的青丝，她海棠带雨的脸上，两行清泪已被风吹干成了泪痕，带着一丝落寞，她显得格外的凄清与美丽，她从包裹里取出一只碧玉蝉，是一块青白玉雕琢而成的，与夏小蝉的那只如印版印出，是天生的一对双玉蝉。她轻轻地抚弄着，泪水已盈满了眼睑。碧玉蝉的光泽温婉依旧，她的目光却变得凛冽如霜，碧玉蝉被她狠狠地砸在了青石板上，居然没有碎裂，她的心倒成了碎片。它蹦跳了几下，又安静地躺在了那里，泛着冷凝的青光，似乎在嘲弄她的绝望。

她站在风中素面朝天的姿态非常优美，迎风流泪，挂在睫毛上的泪珠一闪一闪。她的眼前一片迷茫，时值深秋，桃花渡口，现在桃花早凋，江面辽阔，江上多雾，江畔的芦苇霜露盈盈，在诗人的眼中也许诗意点点，而在她的心里却瑟瑟萧疏，彼岸花遥不可及。

自从那个有月的晚上他离开她，她从来没有为他流过一次泪，尽管她心里已为他哭过一千次，也许，这就是爱情吗？是她太傻，还是他太残忍？她想喊，可是喊不出来，实在喊不出来，她有一千条理由发不出声音，嗓子沙哑了，心里在痛。她眼神迷离，头发凌乱，深色的眼影被泪水晕染出来，凄迷得有些鬼魅。

白玉凤是一名戏子，她与苏小舟原来是在一个民间剧团里的，他扮小生，



她演旦角，金童玉女，珠联璧合。可她做梦也不会想到，有一天他会不告而别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的。他离开了她，她也就没魂了，戏自然是唱不下去了，她就追他而来了。他的身上有一股特殊的气味，只有她才能闻得出来，那种类似蔷薇花的清香。她一路寻来，只要天地之间这种气息不消失，哪怕是他到了天涯海角，她也能找到他。

她现在像是失语了，怎么也发不出声音来，不能唱，也不能喊。她情不自禁地挥舞起了水袖，水一样的女子，天生的长袖善舞，她在江水之湄不停地舞动着，长长的水袖在江风中散开，舞得山青水绿，鸟语花香，舞得乱云飞渡，落花流水。她虽说是个旦角，却也带点儿野性，带点儿任性。她也许不能称为民国时期的临水照花人，却也是水中的一抹红。身着青衣碎花裙衫，在水之湄的美丽女子，终究也将被水带走，她的心中忽然掠过这样的念头，于是，一阵伤感袭上心头，她止住了唱腔，收起了水袖。

她甩水袖舞江风累了，身子疲倦了，心里倒有一种酣畅淋漓的畅快。但这种心旷神怡稍纵即逝，心底里很快又泛起了忧伤，脸上挂上了落寞。她就坐在岸边，安静地在等船，将自己渡过河去，其实，她现在只想到彼岸去，至于到了彼岸，又将独自往何处去，也只是个未知数，她只感到眼前一片迷茫，像河上随风飘荡的雾霭。

终于，一支清亮的渔歌响了起来。随后，出现一根长长的竹篙，从芦苇丛中撑出了一只小船，一位女子立在一叶小舟上。那个青春靓丽的船娘叫林静，她打量了一下白玉凤，就招呼她上船。船在江波上行驶，她们相谈甚欢，船到彼岸时，竟有了一丝恋恋不舍，彼此互通了姓名，若有缘，当会再度相会。缘来缘去缘如风，惺惺相惜，同是水做的女人。

上了江岸，白玉凤独自朝林子里走去，一条长长的青石板路通往密林深处，林子里是如此的静谧。在这川藏交界的深山老林里，沿途可见不少用竹篓背着小孩或草药的女人。穷人有庸俗的快乐，富人有高贵的忧愁。这里的人们生活因简单而快活，极少有名利之累，更难见到尔虞我诈，钩心斗角。

残阳收去了它洒在林子里的金币，山谷里黯淡下来。白玉凤在溪边的一块大青石上坐了下来，也许，今晚又要在这里风餐露宿了。

这地方安静得像一个梦境。生命的轻，灵魂的轻，像一片羽毛，像一朵云彩。还有红尘的远，没有欲望，没有忧伤。她又摸出那只碧玉蝉，下意识地丢进了一个小水潭里，她看到了那青白相间的碧玉蝉，在流水中显得那样的安静，她伸手去捡起来，刚触摸到了玉蝉，一阵透心的凉，比水流得更快抵达到了她的骨头与灵魂。她从水中捞起碧玉蝉后，放在手掌心，手中的玉蝉已经清凉似



水，以往每天，她都要摸它几十遍上百遍，一边抚摸一边凝视。这美丽的碧玉蝉，已经被摸得有灵性了，每当她的眼泪掉到上面时，眼泪竟然会被慢慢吸了进去。

她痛苦地闭上了眼睛，那样寂静地躺着，那长长的眼睫毛盖着她美丽的梦，没有呼吸，也没有心跳？一闭上眼睛，他就出现在她的面前。一霎时她茫然不知所措，她的目光移开了他，去看头顶的天空，她竭力地控制自己，不要深入地去想，可他的身影已经深深地进入了她的心里面，她没有能力抹去，也没有办法不想，他是她心里永远的痛。

月亮从东山上升起来了，皓月像一只倾倒的酒盅，蓬松的月色是浓郁醇香的美酒，诱人，撩人，也许月盅倾颓之际，没有想到，那月华也会从天庭流泻这片荒野里，这片深林中，更不会想到有一个独卧青石的女子，在怀想一个神秘失踪的男人。她被一种奇花异卉的香味所吸引，跋山涉水，一路寻来，来到这深山老林里。现在，她又被相思的毒箭射中了，疼痛地挣扎着，失眠袭击过来，夜月像女人的眼睛一样，那么妩媚。她娇嫩的脸上，竭尽全力地绽开了一朵苍白的花儿。

月下的睡美人安静地进入了梦乡时，林子里已晨曦微露，稍后，阳光便照在她的脸上了，那些汗毛在阳光下清晰可见，还有那颗美人痣，红得刺人眼目，红得令人窒息，红得令人绝望。她很快又醒来了，甩开万缕青丝，只轻轻一抚，碧玉簪便恰到好处地别住了那一头如水的秀发，绿簪在初露的晨曦与阳光中闪耀着烁眼的光泽。

白玉凤做梦也不会想到，还有一个女子尾随而来。那个叫顾正秋的女子，现在也在林子里。她从前额上披下来的几绺刘海，几乎盖住了半边脸，纯白色的脸蛋上，一双眼睛露在外面，她漫不经心地走过一片幽篁，带来瑟瑟寒风，吹过幽暗的竹林。也许是山峰挡住了，也许是乌云遮蔽了，她行走的地方，没有月亮，也没有星光。

顾正秋也找了个地方休憩了。她睁大眼睛，借着朦胧的月光，幽幽地在看一只黑色的蜘蛛缓缓地爬过青壁，又慢腾腾地往树上爬，一边爬一边吐出长长的丝线，织成黑色的网，网中网住了一只小飞虫，那黑褐色的蜘蛛就慢慢地爬过去，待到了那飞虫不远处，冷不防飞快地扑过去，一下子抓住了那只虫子，任凭它怎么挣扎也无济于事了。

## 5

这世上真正能地老天荒、永不消逝的是时间，而时间在这里定格成了爬满木屋的青藤，秋冬之际青藤枯萎，春夏之交叉开始泛绿，周而复始，年复一年。小屋的女主人是一位年轻美貌的摆渡女，她长年生活在这里，似乎从来不知道什么叫作寂寞，也不知道什么叫作忧伤。

小木屋的主人叫林静，就是那个渡白玉凤过河的船娘。她渡过了白玉凤不久，又渡过了顾正秋，船在江心，她们同行，顾正秋一语不发，看上去像是心事重重的样子。一抹疑云升腾起来了，在林静的眉宇间，她深入地想了一想，不觉一阵惊悚，出了一身冷汗，额头更是冷汗涔涔了。

走出这片林子，是一条江河，夕阳西下，残光被这些野芦苇割得支离破碎，随风吟唱。在森林的另一侧，金黄色的草甸就像是美丽的毡毯，倒伏的茅草宛若女人柔嫩的头发，又如同古代的歌姬整齐而优美的舞姿。草原上还开满了美丽的格桑花，看上去像是缀满了漂亮的星星。这些闲花野草，颜色是那样的妖艳，香气是那样的芬芳，使草原成了瑰丽的风景。林静跳上船，急急地摇起橹，顺江而下。到了一个渡口，她又下了船，跃身上岸，到一间小屋里牵出马，翻身上马，朝草原纵深处急驰而去。

林静骑着骏马在一座寺院前停了下来。有人说，到了木鱼寺院，不是大彻大悟，看破红尘，也会看淡名利，忘却烦恼。在不知内情的人看来，对林静来说，这依山而筑的木鱼寺院，似乎是她这一生剪不断理还乱的一个心结。但现在她无心去研究情为何物，她要去秘密转移一个叫苏小舟的男人，当务之急是要对他的安全负责。

她对这座寺庙很熟悉，大步流星地走了进去，在庭院里扫地的小和尚认识林静，似乎也知道这位女施主前来肯定有急事要事，二话没说便关上了寺院的大门，然后将她径直引到主持的房间里。林静很快就找到了无灯法师。无灯明月照，空门白云锁，无灯也就是心中有一轮明月的意思，从他的法号来看，应该是一位道行高深的法师。林静简单地说明了来意后，幽幽地说，善者不来，来者不善啊。无灯法师颌首点头，又隐入了沉思之中。

那么，到底将他转移到哪里去呢？林静忽然想到了一个很玄乎的地方——红阁楼。这连她自己也是一阵惊悚，这样的地方能安全吗？它像是风暴的中心，地震的核心，那夏家大宅院里的人不是从来不允许别人上这阁楼吗？据说里面关着一个花季少女，至于她为什么会被幽禁在这红阁楼之上，谁也不知道，也没有人能解得开个中之谜。

林静将自己的想法告诉给了无灯法师，老法师连声称妙。可是，他很快又犯



愁了，这红阁楼在夏家大宅院里，里面只关了一个少女，应当说是最安全的，不过，那个脾气有些古怪的清高自许的姑娘会接受一个陌生的男子吗？据说，看守红阁楼的张姑婆又是个魔鬼一样的女人，她的鼻子比狗鼻孔还要灵敏，又天生的一副蛇蝎心肠，万一被她嗅出了点什么，那还了得！再说，那夏家大宅院虽说白天大门敞开着，进红阁楼所在的小院子也不成问题，可那九层高的红阁楼，朱漆大门常年由铁将军守着，莫要说是大活人，就是一只鸟也休想飞进去！听说，笔峰书院有个教书的书呆子，想见红阁楼上的大小姐，上楼梯时被跌得鼻青脸肿，差点儿就一命呜呼了呢！

林静与红阁楼上的夏小蝉是好朋友，是莫逆之交。林静幽幽地说，后天晚上是满月之夜，白天，夏小蝉将在两个丫环陪同下，来寺院里烧香拜佛，届时，她将对夏小姐说，夏小姐是个有情有义的人，应该会同意接耐的。只要夏小姐首肯，事情就有眉目了。无灯法师也觉得可行，他们相视一笑。

两天后，夏小蝉在小米与小麦的陪同下，轻移莲步来到了木鱼寺院中。每月月半，她都要来这里烧香。夏家大宅院里的人，虽说对红阁楼戒备森严，可是，每月一次的进庙烧香还是准许的。当然，夏家大宅院里还派了家丁一路保驾护航，影子一样跟到庙里。小麦作为张姑婆安排的眼线，对夏小蝉也盯梢得死死的，夏小蝉稍有风吹草动，小麦都会及时向张姑婆汇报的。

这次夏小蝉来寺院，与往日任何一次都不同，她带着隐私，自从那次见到了郁风，她青春沉睡的土地被唤醒了，一时间，心潮澎湃，欲望如燃，想种庄稼与花木的念头十分强烈。她这次来烧香，多半是为郁风来的。她喜欢他那种带点忧郁与伤感的气质，就像她热爱秋天落叶飘零或黄花飘香的那种情调。

夏小蝉进了寺院，小米与小麦也就像她的影子一样形影相随，她走到哪里，她们就跟到哪里。夏小蝉有些不耐烦了，她对她们说，自己想一个人去大殿内烧香，让她们在外面等着。她话音未落，便顾自朝里面走去了，将她们晾在外面。小米是个内心纯白如雪的女孩，主子不让她进去，就绝对不会进去，难怪夏小蝉也觉得她有着白雪一样纯洁的心灵。小麦就不同了，主子的背影刚消失，她就开始行动了，她倒没有跟踪追击尾随而入，而是另辟蹊径，借口小解绕到偏殿去了，她试图从另一个角落与角度来监视夏小蝉的一举一动，发现其蛛丝马迹，好向她实际上真正的主子张姑婆暗中汇报，邀功请赏。不料，她在偏殿绕来绕去，并不能见到夏小蝉，她爬到高一层的佛殿上，居高临下地鸟瞰，也看不见，夏小蝉这次进去的时间与以往不同，特别的漫长，这让她非常失望，内心又烦躁又焦虑，担忧在老巫婆张姑婆面前交不了差。

夏小蝉终于出来了，她的脸色凝重，眉宇间又似乎有一种庄严与豪迈的情

怀。见主子这么兴奋，小米也来了兴致，问夏小蝉为什么那么高兴，是不是抽了支上上签？肯定是与找如意郎君有关！小麦一直在察言观色，她也正想询问，见小米抢先一步问了，就伸长耳朵，屏气凝神，仔细聆听。夏小蝉没多说什么，只是骂了句“贫嘴”，便提出要打道回府了。她话音未落，就迈开大步地朝寺院外走去，小麦只得悻悻然跟在后面。

夏小蝉带着小米她们春风摆柳似的一摇一摆晃进夏家大宅院里来，踏入小院，跨上台阶，拐进长廊，消失在红阁楼之中。

## 6

一阵风过，暗红色的窗帘飘荡了起来。夏小蝉坐在阁楼里，在慵懒的阳光中发呆，在这样的地方，在这样落寞的时光中，她也只能发呆。她心里清楚，那个男人是到红阁楼里疗伤的，疗身体上的伤，也疗心灵中的伤，红阁楼温暖的阳光和琴声，或许能抚慰岁月留在他生命中的伤痕。说实在的，她忍耐他，内心是犹豫不决的，非常困惑的，一个闺阁之中的黄花闺女，花样年华的二八佳人，居然私藏男子，那是大逆不道的，要是传扬出去，那可是件非常羞耻非常丢人的事件，万一让张姑婆知道了，那就要按族规沉潭的！

更令夏小蝉不安与焦虑的是，万一让那个忧郁王子知道了，他会不会误会呢？会不会吃醋呢？要是他介意了，那可就麻烦了！想到这里时，夏小蝉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，脸上立刻飞上了羞赧的红霞。是呀，自己与郁风只不过是萍水相逢，仅仅见过一面而已，他又是你的什么人？或许，人家压根儿就对你没感觉，没印象，或许，早就将你忘掉了，你居然还自作多情，成了痴情人了？真正是羞也不羞！

恼人的秋风带着丝丝寒意，庭院里偏偏又乱叶纷飞，满地黄花堆积！剪不断，理还乱，才下眉头，却上心头！夏小蝉像个女王一样，居高临下地从九层高楼上往下俯视，看着满院秋色，继续发呆。忽然，她发现一个黑影转身掩进了那层层叠叠的红墙黑瓦中去了，隔着日渐浓重的暮色，她窥见了那黑影碎步走过青石铺就的石阶。不用猜测，那又是小麦。小麦与小米虽说年纪相仿，又都还是稚气未脱的孩子，可又是那样的有着天壤之别，泾渭分明！小麦这个女孩子，平时也常常欺侮小米，就是笑也不让小米笑，她就像小小的女鬼，高墙之下，深宅之中，神出鬼没。

一阵莫名其妙的烦躁与感伤袭上了夏小蝉的心头，她忽然怜悯起小麦来了，小小年纪，失却天真，那样世故，长大成人后，也只能成为张姑婆那样的人！



说来，小麦终究还是孩子，更可恶、面目可憎的倒是那个张姑婆，高贵与卑贱从来都是冰炭水火不相容的，她才是真正的恶贯满盈的龌龊鬼！

心中一阵郁闷，夏小蝉又开始抚琴了。她的那张古琴是用梧桐树木特制的，质地极好，她的琴声却是从伤口中流出来的。她弹了一曲《高水流水》，琴声戛然而止，随后陷入了一种凄凉幽寂的境界。高水流水，知音难觅，在这高高的红阁楼里，虚度光阴，蹉跎岁月，也不知道自己的归宿在哪里！叹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，花自飘零水自流，情何以堪！她唱起了《桃花谣》，那是一支古老的曲调，正好唱出了她的命运，红颜薄命，桃花随流水而去。

夏小蝉的父亲夏威夷经营着一座梅园山庄，他自诩为“梅痴”。他这个土司老爷在夏家大宅院里有绝对的权威，至高无上的权力，包括后来幽禁夏小蝉于九层红阁楼上的权属。夏小蝉从小就崇拜父亲，父亲教她读王冕的咏梅诗，她又崇拜王冕。王冕是那样的与众不同，潇洒出尘，看轻身外之物，淡定从容，清高自许，孤芳自赏。

渐渐地，夏小蝉长大成人了，她发现父亲并不是她想象中那样的高洁，梅园也不是想象中那样的美好，它不是一个秘境之地，充其量只是一个洗钱的钱庄。梅园只是一种化妆品，梅花纯粹是胭脂。梅花只是藏在她心中的一个梦，她倒是写过不少关于梅园的诗文，其实也是写世外桃源般虚无缥缈的一个梦境，而非那个真实的山湾。她认定父亲不是真正的风流，真正的风流是王冕。王冕的九里山是截然不同完全对立的，王冕是个潇洒出尘的隐者，厌倦红尘，不以荣华富贵为念，似乎对战乱又有一丝恐惧，便找了个清净之地躲藏了起来，有点儿消极避世的味道。

父亲夏威夷是那样的看重身外之物，嗜钱如命，时时刻刻以荣华富贵为念，苦心经营他的梅园山庄，那样折腾来折腾去，说穿了，还不是为了一个钱字？夏小蝉怎么也想不通，钱财是身外之物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没有钱自然活不下去，可钱太多了又有什么用？为钱四处奔波，更不值了！为什么不看淡一点？为什么要成为金钱的奴隶？

夏小蝉很自然就想到了那些衣衫褴褛的乞丐，等待怜悯与施舍，每个人都有一双手，一双会正视现实的眼睛，幸福要靠自己创造与把握，钱要靠自己挣，而不是去乞求，何况钱太多了也没意思，够用就行了，除了有钱，我们是否还需要有一份尊严？父亲就是这样的一名乞丐，只不过他衣冠楚楚，是个精神上的乞丐，她每每想起来就如芒在背。

老实说，长大后她不再喜欢父亲这样一张脸，不是因为丑陋，而是那眼睛里面的灵魂抽离扭曲了。她认定父亲也是个俗物，就像他那张脸，那长头发那

样，甚至感到有些粗野，鄙俗，还刻薄，不厚道。夏小蝉最不能容忍的是父亲让张姑婆来当管家，她曾怀疑母亲白玉霜就是被张姑婆逼疯害死的。张姑婆是一个能洞察父亲心思的女巫，这个贪婪无度、撒谎成性、荒淫无耻的恶妇，面对这个惯于无中生有、搬弄是非、作恶多端的王婆、长舌妇，这条毒蛇、恶狗，是十足的贪婪、奸诈和邪恶之徒，真的该下十八层地狱！

天使与魔鬼在同一座庄园里生活，这让夏小蝉非常痛苦。就像当年她的母亲一样，她也选择了逃避现实，将自己关进了九层高的红阁楼里，轻易不下楼，不出门，也不允许外人上来。由于夏小蝉像她的母亲一样的叛逆，处处与自己作对，夏威夷也乐得将她打入冷宫，就下令将她关进了红阁楼里，关上朱漆大门，上了大锁。在红阁楼上，夏小蝉乐得清静，从远处看风景，从深处看红尘，从大处看别人，从高处看自己，她有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，有一种女王一般的高贵感，山间明月，江上清风，她尽收眼底，她的脸，她的眼神，像她的心一样凛若寒霜。明月之夜，她就揽月为镜，她只要照一照自己的心，干干净净的，像一枝圣洁的莲花。

夏小蝉毕竟是青春少女，她也有着深深的忧伤与寂寞。夕阳西下时，她站在阁楼顶层，眺望远处，日落时分，残阳之下，远处是大片的坟墓，让人感悟出生和死的轮回。每当此时，她就格外的伤怀，为岁月蹉跎，青春流逝，一颗心没有归宿。每当此时，她就抚琴自慰，琴声带着忧伤，带着郁闷，带着激愤，又有脉脉深情，丝丝期盼，随风飘荡，流向远方。

夏小蝉的芳心如小鹿乱撞，她的眼前总是晃动着那个忧郁王子的影子，她的心鸽早已飞到了松啸湾，飞到了笔峰书院。她想象中与他相依为命，相濡以沫，多了浪漫欢快，多了幸福指数。他应该是个有情有趣的人，诗人的心态，儿童的心态，有时还疯疯癫癫的……她拿过一面镜子照了起来，自言自语道，你呀，有时候看上去太严肃，是矜持吗？那你现在怎么样？现在的你看起来很美噢，女为知己者容嘛。羞不羞！不过，如果你露出笑容，那一定会更美。你知道这世上什么最美吗？是心花，心花怒放总是最美的。

夏小蝉放下镜子，幽幽地叹了一口气。她暗自思忖，幽禁的鸟儿总要飞出樊篱的，她要去寻找一片属于自己的自由的天空，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天堂，幸福的伊甸园。她默默地下了决心，要去笔峰书院当一名教员，她笑了起来，美得灿若鲜花。



夏小蝉像一朵四月的海棠花，她站在那里，亭亭玉立，突兀而鲜艳。她开始跑，她跑啊跑，跑出了一片连天芳草。她在阳光与清风中跑一阵，停一阵，跑跑停停，娇喘吁吁。她有一双蒙眬的大眼睛，脸部的线条也很柔和。那都是因为有爱，有爱多好啊。

她在那片姹紫嫣红的树林里走着，这里没有伤害，也没有苦难，这里没有忧郁，也没有悲伤，只有满地金黄色的落叶铺路了林间小路，圣洁而美好。她风一样地穿过林子，径直来到松啸湾，来到笔峰书院。

松啸湾的草地上，一群白鸽子在阳光下自由地徜徉，也有的在静静地梳理洁白的羽毛。金黄色的阳光打在它们的身上，也打在郁风的脸上。他蹲下身子，用玉米粒在喂那些鸽子，他将玉米粒放在掌心，那些鸽子就跑过来，啄食他手心里的玉米粒。还有一只白鸽子飞到了他的肩膀上，啄他乱蓬蓬的头发。

夏小蝉神不知鬼不觉地站到了他的身后，她的眼中有盈盈之泪光，在阳光下闪烁。郁风做梦也不会想到，自己朝思暮想、梦寐以求的仙子，现在就站在自己的背后。他没有发现她，心里又在想她了，如果一座红阁楼会让你心伤，是因为那里曾有你爱过的人；也许，你错爱了你爱的人，而你念念不忘的依然是你爱的人。他叹了口气，喃喃道，夏小蝉啊夏小蝉，你是我前世的缘，今生的劫！

夏小蝉在背后闻言，羞得满脸绯红。她转身跑了，跑过一片幽篁，跑进了高大的枫树林里。她脚下的鹅卵石路上，铺满了金黄色或丹红色的落叶，还有一些红叶被风吹落，在半空中飞舞，看上去是那样的凄美。郁风被她弄出的声响惊动了，他扭过头去看，惊得目瞪口呆，以为是天使下了凡间。他拧了一下自己的脸，我该不会是在做梦吧？不是做梦，一切都是真实的，他认清了，那跑过去的美少女，就是夏小蝉的背影！

郁风义无反顾地追了上去，径直追到那片红枫林里。他挡在她的面前，拦住了她的去路。他们相视片刻，忽然就一齐大笑起来。笑声打破了拘束，他们在林间散步，触景生情，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。

“这些枫叶，应该感谢那种霜才是，如果没有冷霜相侵，红叶怎会有这倾情之美？就像我们应该感恩命运的风刀霜剑，才催生出了坚强的灵魂。”

“可是，当你看到了红叶之美，你知道它为什么会泛红吗？那是因为它病了，伤了，痛了，就像蚌病方能育珠。”

他们沉默不语了。他忽然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，她羞涩地一笑，看什么，我雕花啦？她一双桃花眼，一张夜店脸，一看便知道她早已风尘入骨，而眼神



里的厌倦与落寞则是欲望冷却后的灰烬。现在，他的目光再次点燃了她的欲望与憧憬，她笑而不语。

他好奇地问她，红阁楼不是关着大门，上了大锁的吗？你是怎么跑出来的？她嫣然一笑，幽幽地道，天机不可泄露也。

夜色开始由淡而浓，她要回去了。她将一只暗红色的盒子交给他，里面装有一只木瓜。他接过盒子时，冷不防拉住了她的手，她用力一甩，挣脱开他的手掌，转身跑了。他望着她跑远的情影，怅然若失。

此后，夏小蝉几乎天天往笔峰书院跑，白天像模像样地当起了私塾教员，傍晚就回到红阁楼去。日久生情，她与郁风的感情不断升温，只要捅破那层薄薄的纸就行了。郁风曾试图捅破这层纸，他说，我们别彼此折磨了，我知道，你也挺挂念我的。夏小蝉依然垒起一堵高墙，道，我挂念你？哼，门都没有！在她眼里，他分明是把剃头刀子。郁风大声道，我是个很认真的人，你可听好了，要么……要么你现在就判我死刑，我就再也没这念头了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！他顺手折了一枝花，上前一步，幽幽地道，你要是同意，就把这花接过去，不同意就拉倒！闷了好一阵子，她都没说话，最后，她一伸手，倏然把花拿过去，转身跑进竹林子里了。郁风望着她消失的背影，陷入了美妙无比的遐思中，他在心里描摹起天堂的模样，那就是与她同居一室，一起看书，吟诗，下棋，一起抚琴，吹箫，赏月，一起烤火炉，煨板栗，啖香榧，一起拥抱，接吻，做爱，生儿，育女，看她照镜贴花黄，描眉涂口红，红袖伴香，慢慢变老，最后死在她的怀里……他愿意伴她走天涯，下地狱！

那天白天，她破天荒地没有去寺院里烧香。那天傍晚，夏小蝉迟迟没有回红阁楼去。今晚将是满月之夜，花好月圆，她想入非非，心中又甜蜜，又惶恐不安。他们在林子里转悠，走了一圈又一圈。夏小蝉幽幽地念念有词，吟诵起《菜根谭》里的句子，信人者，人未必尽诚，己则独诚矣；疑人者，人未必皆诈，己则先诈矣。她幽然叹道，这个世界，信人者少了，疑人者多了，于是，信人者是那样的与众不同，格格不入，卓然于尘世之上。

夏小蝉忽然凝视着郁风，面色凝重，郑重其事地问，你相信我吗？郁风深深地点了点头。她忽然眼圈红了，眼中盈满了晶莹的泪水。他问她怎么啦，她抽泣着说，你知道我妈妈是怎么死的吗？听说，她是在红阁楼上用三尺白绫自尽的。我父亲不信任她，猜忌她与男人有染，她绝望了，才走上了不归之路。你要对天发誓，这辈子一定要信任我，不要猜忌我，不要负我——她呜咽着，泪落如珠。

他走上前去，看着她清澈如水的眼睛，道，什么也不要说了。他搂住她，